

題目 地震

鬧鐘在耳邊鈴鈴作響，半夢半醒間一時分不清聲音從何處而來，身體本能地按掉鬧鐘、起床、盥洗和吃早餐，留下親愛的貓咪看家，匆匆地出門一套動作行云流水，這是我們母女倆千篇一律的日常運作。

一同往常地母親陪我出門搭捷運上學，明明是早已習慣的早晨道路，內心卻總是五味雜陳有種說不出的苦澀與無奈，偷偷想像著自己同一般高中生與同學談笑打鬧結伴上學；「悠遊卡呢？」不遠處傳來的聊天聲把我拉回現實，本該盛放的青春年華，只因上帝在我的基因上留下印記造就了我的與眾不同，罕病讓我的身軀帶著枷鎖無法同常人一樣行動自如，因此母親總是像個護衛似的緊跟著我，深怕一個閃失或失誤對我身體造成傷害，無時無刻都在盡她最大的能力來保護我。

上學時間人潮湧現，莘莘學子與上班人士魚貫刷卡進入捷運站，來到熟悉的捷運月台上車處大家安安靜靜排隊等候，車停廂門打開的剎那間，等候的旅客不約而同皆會往兩旁禮讓下車的乘客，再井然有序的進入車廂，隨著人潮進入車廂後，母親只要看到有空位總會讓我坐著並像個保鏢似的站在我的面前幫我擋住擁擠的人們，將我護在她的羽翼之下；按常理站的人是我，母親才是那應該坐著的人，無奈命運的劇本如此撰寫，內心的愧疚每天都盤繞在腦海，正不安時捷運突然停止不動，緊接著響起一聲咯吱聲，我只感覺彷彿坐在搖椅上搖晃不已，眼看許多旅客驚嚇得抱頭蹲下，車廂內傳來一聲聲驚恐的「地震！」，母親本能地護住我把安全擺在第一位，還不忘溫柔低語地安慰我說：沒事的！不要怕！這是她當務之急中最重要也是最本能的反應，有口難言的我無法將滿懷的感動對母親表達，甚至一句簡單的謝謝都說不出！內心驚恐萬分然而臉上顯現的卻是無法做出任何表情的撲克臉，我想：她一定認為我是一個無感的人。

地震搖晃約莫一分鐘左右，但卻恍如一個世紀那麼長，等搖晃結束後回過神來緊抓著母親的手臂，冷不防又來一次餘震讓我的七魂六魄又漂移了一魄，母親緊緊地護著我，我也清楚感受到她冷靜面孔下的恐懼，但卻為了我武裝自己強撐起遮風擋雨的保護傘，所謂的「為母則強」應該就是這樣子的吧？！當我正沉浸在被呵護的氛圍中時餘震再次驚醒我，捷運停駛了很久很久……餘震緩下後廣播響起：「各位旅客，因地震導致電腦系統出現異常，請旅客離開車廂轉乘其他交通工具」，隨著車門開啟，大家驚惶失措地走上軌道避難，猶如電影的災難情節從沒想過會在自己身上上演，元神在頭頂飄移、恐懼從腳底流竄全身，雙腳彷彿被定住似的無法移動，母親猛然的拉著我準備逃離車廂身上七魂六魄才歸位，但回過神內心的氣憤反倒隱隱壓過恐懼——氣自己遇到災難時只能呆若木雞，沒辦法同常人般將情緒表現及反應體現出來，這漠不關己的木然並不是真實的我，這外在截然不同的衝擊有誰知道？又有誰能懂我？

這時，帶著複雜思緒的我又聽見了母親餘悸猶存的聲音說：有我在！不要怕！話音未落開始另一起的餘震，在昏暗的隧道中走著走著卻也逐漸適應搖晃的頻率，時間的流速彷彿不斷的被反覆按下停止鍵，人們總是說光陰易逝，原來在地震時刻的分秒宛如永恆，更慶幸在危急時刻有她陪在身旁，與母親牽著手相依為命逃難時也見證到地震來臨時一個國家公民的素質與涵養，大家臉上雖然神色驚魂未定仍然井然有序的魚貫而行沒有驚慌失措四處逃散，我默默地跟隨在母親的身後緊繃的心隨之冷靜鬆懈下來，看著她瘦弱的肩背這些年扛著我東征西討的上治療課及復健，原本挺拔的肩膀在無形的壓力下日漸微駝眼眶便開始濕潤；好不容易眼前出現亮光，終於回到捷運月台，放鬆的身體竟微微的感到陣陣虛脫感。這時，又聽見廣播聲再度響起：「各位旅客，因地震導致電腦系統出現異常，請旅客離開車廂轉乘其他交通工具」，人群從死寂的氛圍變成人聲鼎沸，打電話的打電話、拍照回報的拍照，唯有我恍惚間在靈魂深處紀錄著個人生涯史上最大的生活磨難記。

廣播後的母親有如戰敗的母雞，卻仍強打起精神說我們到捷運外轉搭公車上學，堅強的求學意志令我渾身起了哆嗦，以為她會跟我說今天日子很危險我們跟學校請一天假，這個提議我一定毫無異議欣然接受；然而天下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我卻連十分之一的幸運都求不到，只好快速調整好自己的心態雙腳大步邁前，到了捷運開口前感受到一陣的地搖，聽見有人喊了一聲「地震」，我試圖用眼神詢問母親的意見，卻見她一臉的不苟言笑的示意我出站，明知天災難防自己必須學習調整應變的能力，無奈腦中被這群有如驚弓之鳥的上班族感染導致些許的力不從心，雙腳如千斤頂壓著讓我在捷運開口定格不動，母親輕推著我示意我繼續往前走，內心拉扯感有如跳探戈一進一退的，直至某刻下定決心，終於邁出步伐，母女倆一起同心跳出這令人不安的地震地帶。

來到陌生的環境，我們從未有過在此地搭公車的經驗，一時分不清東南西北的我們又開始了另一段的探險旅程，母親跟我說：「去搭計程車吧！」放眼看去，路旁站滿各個神態緊張伸手向計程車招手的上班族，只要計程車一靠近招手動作幾乎省略，動作如迅猛龍般神速地鑽進車內，相比之下我們宛如樹懶般的身手如何搶得過這些上班族？只能在一次次失敗中安慰自己，再次重新燃起希望的鬥志，甚至能確切的感受到童話故事《賣火柴的小女孩》中，把火柴一次次的劃出火光燃起希望須臾又熄滅後的那種失落感……。正在為招不到計程車而頹喪不已時，母親跟我說改搭公車去學校，經過一整個地震驚嚇事件精神狀態疲憊不堪的我虛脫地蹲在路旁，腦中忽然浮現英國將軍納爾遜小時候與哥哥求學途中遇到大風雪，哥哥本來打退堂鼓說要回家，而納爾遜卻勸哥哥不要因為小小的阻礙半途而廢，最後兄弟倆人終於克服風雪到達學校上課的事蹟；不急！不急！我是納爾遜，心中默默地給自己喊話為自己打氣，母親總是教育我「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靠著這種信念，終於看見咫尺的公車站牌時心中卻有種不祥預感，母親靠近站牌仔細尋找目的地告訴我說：「走錯邊了！」一股難以形容彷彿絕望的悲苦情緒沖入腦門，強忍住淚水不讓它潰堤；又走了好長的一段路程，心底的怕、腦海的煩、身體的累幾乎把

我壓垮，在即將崩潰之際終於找到搭往學校方向的公車站牌，但滿坑滿谷劫後餘生的地震災民各憑本事拼命的想擠上公車，還好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們終於在第三輛時成功的擠上車，大家擠在宛如沙丁魚罐頭般的公車上無法動彈形成另類的難民脫逃記。

公車經過了好幾站，母親要我緊跟著她下車再轉搭其他公車，在她一聲聲「不好意思！借過一下！」的聲音中突破摩肩接踵的人群下車，接下來有如柳暗花明般也順利的搭上到學校的車；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到車窗外熟悉的路景，忽然前方熟悉的百貨公司進入眼簾，幾經波折的我們終於到了學校；看到校門口的警衛伯伯的那瞬間，眼眶泛淚終於忍不住地哭了起來，母親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覺得到校不易的我應該開懷大笑才對，不理解我情緒失控的原因。我實在難以用言語來完全陳述這段心力交瘁的地震逃生之旅，但顛簸的過程讓我更加確信此生要跟母親形影相隨「褲頭結做伙」，因為不論多大的天災人禍，只要母親在的地方就是吾心最安心之處，直至永恆。

臺灣頻繁的地震在一般人眼裡小菜一碟，而大多數人也多為表現的淡定，生在我的我感官知覺反應又較常人更為緩慢些，常常反應過來時地震早已一溜煙的消失無蹤；但這次的反應卻不同，是我有生以來感受最嚴峻的自然災害，百年不遇卻分秒不差的把我和母親困在捷運車廂裡，原來在天災之前，所有人都一樣渺小。事後再回想起這段如電影場景的災難事件，有種像是隕石撞地球不可思議的瘋狂感，因為罕見病症導致我這外在軀殼不協調的遲緩，從小母親便對我要求嚴格的復健及治療，常在夜深人靜時想起她對我嘮叨、牽掛的叮嚀及嚴格的要求，負面情緒來時甚至會懷疑我是否是她親生的孩子？地震才知母心，經歷這次的地震如同做了親子鑑定，當我被震懾得一動也不動時，她本能地忘了自身的危險把我的安危放在最前面；地震才知母愛，唯有愛孩子的母親才會在最危急時刻以自己的身體當盾牌，為你擋住所有一切的掉落物。

地震衝擊後，清楚了解遇到突發事件迅速調整應變的能力是必須學習的課題，即使我學得稍慢，在母親的帶領下也能逐漸茁壯，雨果說：「慈母的胳膊

是慈愛構成的，孩子睡在裡面怎能不甜？」天災固然可怕，但在母親為我張開的羽翼下，我仰頭想著待我羽翼豐滿那天，換我把母親牢牢護住，因此想把這句名言改寫為：「慈母的胳膊是慈愛構成的，孩子在其拉拔下怎能不成長？」，我知道那天不會太遠。